



世說新語補

九

成瀨家藏書	一。冊之內	倫理類	第五門	第二部
			號	乙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七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李 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謂王曰犯我家諱何預卿事晉安帝紀曰玄哀

發未嘗不至鳴咽王歎曰靈寶故自達有異苑曰玄生而

者云此兒生有奇耀道目為夫人宣武嫌其二

文復言為神靈寶猶復用三既難重前卻滅神

一字名曰靈寶語林曰玄不立忌

日此立忌時其達而不拘皆此類

羅友作荊州從事桓宣武為王車騎集別車騎

也友進坐良久辭出宣武曰卿何欲咨事何以

便去答曰友聞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喫故求前耳無事可咨今已飽不復須駐了無慚色

晉陽秋曰友字它仁襄陽人少好學不持節檢性嗜酒當其所遇不擇士庶又好伺人禍往乞

飲食雖復管署壚肆不以為羞桓温常責之云

君太不逮須食何不就身求乃至於此友傲然

不辱答曰就公乞食今乃可得明也復無温

大笑之始仕荊州後在温府以家貧乞祿温雖

以才學遇之而謂其誕肆非治民才許而不

後同府人有得郡者温為席起別友至心晚問

之友答曰民性飲道嗜味昨奉教旨乃是首且

出門於中路逢一鬼大見柳榆云我只見汝送

人作郡何以不見人送汝作郡民始怖終漸回

還以解不覺成淹緩之罪温雖笑其滑稽而心

頗愧焉後以為襄陽太守累遷廣益州刺史

在藩舉其宏綱不存小察甚為吏民所安說

州益

○○

張麟張湛小字也晉東宮官名曰湛字處度

軍司馬湛仕酒後挽歌甚悽苦桓車騎口卿非

至中書郎

七占十一

田橫門人何乃頓爾至致譙子法訓云有喪而

王云此註即是
挽歌事始補洽
乃爾

也。有不可乎。譙子曰。書云。四海遇密。入音。何樂
喪之。有。曰。今喪有挽歌者。何以哉。譙子曰。周聞
之。蓋高帝召齊田橫至。尸鄉亭。自列。奉首。從者
挽。至於宮。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歌。以寄哀音。
彼則一時之為也。鄰有喪。春不相引。免人銜枝。
孰樂喪者。邪。按莊子曰。紼謳所生。必於斥苦。司
馬彪注曰。紼。引柩索也。斥。疏緩也。苦。用力也。引
紼。所以有謳歌者。為人有刀。不齊。故促急之。
也。春秋左氏傳曰。魯哀公會。吳伐齊。其將公孫
夏命歌。虞殯。杜預曰。虞殯。送葬歌。示必死也。史
記。絳侯世家。曰。周勃以吹簫樂喪。然則挽歌之
來久矣。非始起於田橫也。然譙氏引禮之文。頗
有明據。非固陋者所能詳。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

籍曾中壘塊故須酒澆之而飲酒異耳

王佛大歎言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晉

帝紀曰。忱少慕達。好酒。在荊州。轉甚。一飲或至
連日不醒。遂以此歎。宋明帝文章志曰。忱嗜酒。

醉。輒經日。自號上頓。世以
以大飲為上頓。起自忱也。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

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王長史登茅山大慟哭曰琅邪王伯輿終當為

情歎王氏譜曰。廠字伯輿。琅邪人。父蓋。衛將軍

唱義。使廠歷司徒。長史。周祇隆。安記曰。初。王恭將
既。又恭罷兵。令廠反。喪服。廠大怒。即日據吳都。

以叛恭使司馬劉牢之討賊廠敗不知所在

○補陶靖節在家郡將候陶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畢還復着之

○補陶淵明為彭澤令公田三百畝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

○補王敬弘為尚書僕射關署文案初不省讀嘗豫聽訟上問以疑獄敬弘不對上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

政自不解

○補顏延之不能取容當世宋文帝傳詔召之頻不肯詣常日但入酒店裸袒挽歌不應對他日

醉醒入見帝帝問以諸子才能延之口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奧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因問

誰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南史曰竣早有才不義有文集行於世

竣弟測亦以文章見知官至江夏王大司馬錄事參軍明帝時擢為中書侍郎

○補謝康樂因父祖之資生業甚厚奴僕既眾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河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

幽峻巖嶂千重莫不遍歷登躡常着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逕直至臨海從者數百人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是山賊徐知是靈運乃安沈約宋書曰靈運要琇更進琇不肖靈運贈詩曰邦君難地險旅客易山行靈運後在會稽亦多徒眾驚動縣邑

○補袁尹疎放好酒嘗步屨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人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遇詣門求通袁曰昨日飲酒無偶聊相邀爾勿復為煩

○○補謝長史性通脫會意便行嘗預樂遊苑宴不預

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觀者如堵謝處之自若南史曰謝幾卿靈也十二補國子生齊文惠太子自臨策試謂王儉曰幾卿辭釋無滯文惠大稱賞焉儉謂之曰謝問幾卿辭釋無滯文惠大稱賞焉儉謂之曰謝超宗為不效矣及長博學有文梁天監中至左光祿長史

○○補陳暄文才俊逸而沉湎過度兄子秀致書止之

暄答曰速管糟丘吾將老焉南史曰暄義興國山人父慶之南此同二州刺史暄文才俊逸嗜酒無節操兄子秀常憂暄飲酒過多致書於暄友人何胥冀其風諫暄與秀書曰見汝書與孝典陳吾飲酒過差吾有此好五十餘年昔吳國張公亦稱耽嗜

三三酒人文不多見此書便堪與酒頌頌並傳

見張公時已六十。自言引滿大勝。少年吾今所
 進亦勝於往日。老而彌篤。唯吾與張季舒耳。吾
 方與此子交。歡地。汝欲天我。此志耶。昔阮咸
 阮籍同遊竹林。宜子不明。斯言王湛能。玄言巧
 騎。武子呼為痴叔。何陳留之風不嗣。太原之氣
 巖然。翻成可怪。吾既寂寞。當世朽病。殘年。產不
 異於顏原。各未動於卿相。若不日飲。醉酒復欲
 友歸。汝以飲酒為非。吾以不飲為過。昔周伯仁
 渡江。唯三日醒。吾不以為少。鄭康成一日三百
 盃。吾不以為多。吾嘗譬酒。酒水也可以濟舟。亦
 可以覆舟。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
 而不用。不可一日不備。酒可十日不飲。不可
 可一飲而不醉。美哉。江公可與論酒矣。汝驚吾
 墜車侍中。之門。陷地。武陵之第。通匝朝野。自言
 憔悴。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吾平生所願。身
 沒之後。題吾墓云。陳故酒徒。陳君之神道。若斯
 志意。豈避南征。之不復。賈誼之慟哭。若哉。何水
 曹眼不識。孟鑑。吾口不離瓢杓。汝寧與何同。且

補齊神武

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言其醒可及其醉
 不可及也。後主用為散騎常侍。以事發。倖免。
 北史曰。齊高祖神武皇帝。姓高。氏諱歡。
 渤海蓀人。仕魏。為丞相。百戰而剪凶徒。
 尊主。匡國。功濟天下。卒。備九錫。殊。欲用李元忠
 禮謚。獻武王。天統元年。改謚神武。欲用李元忠
 為僕射。李百藥齊書曰。李元忠。趙郡平棘人。少
 處要任。不以物務于懷。大率常醉。家事太。了
 不關心。園庭羅種。果藥親朋。尋詣。必留連宴賞。
 按彈。携壺遊。遊。里。閉。每言。寧無食。不可使我無
 酒。阮步兵。吾師也。孔少府。豈欺我哉。後自中書
 令。復求為大常卿。以其
 有音樂而多美酒也。文襄言其常醉。北史曰
 武長子。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搔聞之。請元忠節
 飲。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

此點世說新語卷之十一

宜勿飲酒齊書曰搔字德沈時人稱有思理終於儀曹郎

○補張思光居常歎曰不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不見我

○補王無功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耶無功答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號斗酒學士劉昫唐書曰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第十六子也善容止有才學在陳封義陽王年十餘歲嘗侍宴賦詩十韻援筆便就僕射徐陵甚奇之入隋久不得調武德四年拜侍中

○補韓朝宗為山南採訪柳子厚先友記曰韓會字朝宗昌黎人善清言有文

章名最高然以故多謂孟浩然深閑詩律真諸

周行必詠穆如之誦雅詩曰吉甫作因入奏挾

與俱行先揚于朝約日引謁會浩然有故人至

劇飲歡甚或言與韓公約不當後期浩然叱曰

業已飲矣身行樂耳遑恤其他漢楊惲南山種

樂耳須富遂畢飲不起王士源浩然集序曰孟

貴何時浩然字浩然襄陽人骨

貌淑清風神散朗救患釋紛以立義表瀟疏藝

不為儒務撥菁藻文不按古傾蓋機警無匿孽

心獨妙五言詩天下稱其盡美

○補

韓熙載肆情坦率不持名檢售妓樂百數人日

與荒樂所得月俸散與諸姬熙載弊衣芒屨作
 瞽者持獨絃琴狎舒雅執板挽之馬令南唐書曰舒雅宣城人姿容秀發以才思自命嘗因隨計以所學獻於熙載一見如疇昔雅性嗜黠應答如流熙載與之出入卧内常與雅易服燕戲雜侍婢入未念酸以為味樂或云熙載所著格言半雅之詞途熙載知貢舉以雅為第一隨房乞食以為朝野無間者以雅之木為當也
 笑樂相山野錄曰韓熙載北人仕江南致位通
 往往私客容賦詩有最是五更留不住
 何承裕為蓋屋咸陽二縣令醉則露首跨牛趨府往往召豪吏接坐引滿吏因醉挾私白事承

○○補

裕笑曰此見罔也當受杖杖訖復召與飲文苑承裕有清才好為歌詩嗜酒狂逸初為中都主簿桑維翰鎮兖州知其真率不責以吏事官著作佐郎出為蓋屋咸陽令醉則露首跨牛趨府尹王彥昭以其名士容之

○補

喻明仲妙於長笛持節數郡每出按行至山水佳處馬上臨風輒快作數弄墨莊漫錄曰喻陟節數郡政績著雅善散練尤妙長笛嘗有馬上吹笛詩張芸叟和之

補

蘇子瞻在黃州及嶺外每旦起不招客與語必出訪客所與遊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高下談諧放蕩不復為吟哇有不能談者則彊之使說鬼

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

簡傲

○補世祖幸嚴子陵館子陵臥不起帝撫其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子陵不應良久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歎息升輿而去

○補十月朝黃祖在鰲衝舟上釋名曰外狹而長曰鰲衝以衝突敵船會設黍臠衡年少在坐後漢書曰衡往見操着布單衣疎巾手持三尺

梳杖坐大營門以杖筆地罵操曰爾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表及荊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實禮之文章言議非衡不定表嘗與諸文人其草章奏並極其本思時衡出還見之開省未周因毀以抵地表憮然為駭衡乃從求筆札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表大悅益重之後復侮慢於表表耻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衡為作書記輕重疎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祖長子射為章陵太守尤善於衡嘗與衡俱遊共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辭還恨不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唯其中石缺二字為不明耳因書出之射馳使寫碑還校如衡所書莫不嘆服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卮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後黃祖在鰲衝舟上大會賓客而衡言不

比世說新語卷之十七

遂順祖勳乃詞之衡更熟視曰來公云筆道祖
 大怒令五伯將出欲加筆衡去大罵祖志遂令
 殺之黍臚至衡先自飽食都不顧眾賓唯舉搏以
 弄戲補衡別傳曰時江夏有張伯雲亦在坐謂
 故祖曰處士不當答之也衡謂祖曰君寧寧如
 車前馬糞祖呵之衡執視祖罵曰外銀錫公祖
 大怒令五伯將出欲杖之而罵不止遂令絞殺
 黃射來救無所復及悽愴流涕曰此有異才曹
 操及劉荆州不殺太人奈何殺之祖
 曰人罵汝父作銀錫公奈何不殺

○補
 孫子荆為石苞驃騎參軍既負其才氣又侮
 苞初至不拜但長揖直語苞曰天子命我參卿
 軍事晉書曰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雅曠有
智局初服鐵於對市市長趙元需名知人

○
 ○
 ○
 王戎用公榮
 語
 王云即以公榮
 語翻其妙潛
 獲

嘆苞遠量當至公輔由是知
 名官至驃騎將軍太司馬

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僕
 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
 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椀而言語談戲三
 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
 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唯公榮可
 不與飲酒晉陽秋曰戎年十五隨父渾在郎舍
阮籍見而說焉每適渾俄頃輒在戎
室久之乃謂渾潛冲清尚非卿倫也戎嘗詣籍
共飲而劉和在坐不與馬視無恨色既而戎問
籍曰彼為誰也曰劉公榮也潛冲曰勝公榮故
與酒不如公榮不可不與酒唯公榮者可與

世說新語卷之十七

酒竹林七賢論曰初籍與戎父渾俱為尚書郎
每造渾坐未安輒曰與卿語不如與阿戎語就
戎必曰夕而返籍長戎二十歲相得如時董劉
公榮通士性尤好酒籍與戎酬酢終日而公榮
不蒙一榻三人各自得也
戎為物論所先皆此類

鍾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識嵇康鍾要于時賢雋
之士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為佐鼓
排康揚槌不輟倘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起
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
而來見所見而去文士傳曰康性絕巧能鍛鐵
家有盛柳樹乃激水以圍之
夏天甚清涼恒居其下傲戲乃身自鍛家雖貧
有人說鍛者康不受直唯親舊以雞酒往與共

○○

飲噉清言而已魏氏春秋曰鍾會為大將軍兄
弟所矚聞康名而造焉會名公子以才能貴業
乘肥衣輕賓從如雲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
為之禮會深銜之後因呂安事而遂譖康焉
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晉陽秋曰
安字中弟
東平人冀州刺史招之第二子志量開曠有拔
俗風氣于寶晉紀曰初安之交康也其相思則
率爾命駕安後來值康不在喜出戶延之不入晉百
官名
曰嵇喜字公穆歷揚州刺史康兄也沈籍遭喪
往弔之籍能為青白眼見比俗之士以白眼對
之及喜往籍不哭見其白眼喜不懼而退康聞
之乃齎酒挾琴而造之遂相與善于寶晉紀曰
安嘗從康或遇其行康兄喜拭席而待之弗顧
獨坐車中康母就設酒食求康兒共語戲良久
則去其輕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覺猶以為
貴如此

此古詩也

欣故作鳳字凡鳥也許慎說文曰鳳神鳥也從鳥凡聲

陸士衡初入洛咨張公所宜詣劉道真是其一

陸既往劉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

唯問東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不陸兄弟殊

失望乃悔往

○王平子出為荊州晉陽秋曰惠帝時太尉王夷甫言於選者以弟澄為荊州

刺史從弟敦為青州刺史澄敦俱請大尉辭太尉謂曰今王室將卑故使弟等居齊楚之地外可以建霸業內足以匡帝室所望於二弟也王太尉及時賢送者傾

路時庭中有大樹上有鵲巢平子脫衣巾徑上

劉云此鵲子何足以辱

樹取鵲子涼衣拘闕樹枝便復脫去得鵲子還

下弄神色自若晉紀曰澄放蕩不拘時謂之達

○高坐道人於丞相坐恒偃臥其側見卞令蕭然

改容云彼是禮法人高坐傳曰王公曾詣和上解帶偃伏悟言神解

見尚書曰令下望之便歛衿餘容時嘆皆得其所

○補王子猷為桓沖參軍嘗從行值雨因下馬步入

沖車中曰公豈得獨擅一車

○謝公嘗與謝萬共出西過吳郡阿萬欲相與共

萃王恬許恬時為吳郡太守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意

劉雲故作爾三

字極得情態何

必爾按舊本阿

爾故作爾劉云

然也

王云此語猶今

諺不不作律行

補

不足爾萬猶苦要太傅堅不回萬乃獨往坐少
 時王便入門內謝殊有欣色以為厚待也良久
 乃沐頭散髮而出亦不坐仍據胡牀在中庭曬
 頭神氣傲邁了無相酬對意謝於是乃還未至
 船逆呼太傅安曰阿螭不作爾王恬小字螭虎
 王恭欲請江盧奴為長史晨往詣江江猶在帳
 中王坐不敢即言良久乃得及江不應盧奴江
 也晉安帝紀曰敬字仲凱濟陽人祖正散騎常
 侍父彪僕射並以義正器素知名當世敬歷位
 內外簡退著稱歷黃直喚入取酒自飲一盃又
 門侍即驃騎咨議

不與王王且笑且言那得獨飲江云卿亦復須
 邪更使酌與王王飲酒畢因得自解去未出戶
 江歎曰人自量固為難宋書曰敬即湘州江夷
 史刺

○○

劉云亦似小說

善後字

王云子猷穢行

然其流足為後

世口實語亦自

王子猷作桓車騎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答
 曰不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中興書曰
 之為參軍蓬首散桓又問官有幾馬答曰不問
 帶不結知其府事桓又問官有幾馬答曰不問
 馬何由知其數論語曰既焚孔子退朝曰傷人
 也又問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論語

世說新語卷之十七

略問外孔子曰未可知生焉知外馬融注曰外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

○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王子猷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竹主已知子猷當往乃灑掃施設在聽事坐相待王肩輿徑造竹下諷嘯良久主已失望猶冀遠當通遂直欲出門主人不堪便令左右閉門不聽出王更以此賞主人乃留坐盡歡而去

云甚得能

○謝萬北征常以嘯詠自高未嘗撫慰衆士謝公甚器愛萬而審其必敗乃俱行從容謂萬曰汝為元帥宜數喚諸將宴會以說衆心萬從之因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君皆是勁卒諸將甚忿恨之謝公欲深著恩信自隊主將帥以下無不身造厚相遜謝及萬事敗軍中因欲除之復云當為隱士故幸而得免

○補陶徵士居家凡貴賤造之有酒輒設陶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

○補王敬弘嘗往何氏看女南史曰敬弘女適何尚之弟述之值尚

之不在寄齋中臥俄頃尚之還敬弘使二婢守

閣不聽尚之前直語云正熱不堪相見君可且

去尚之遂移於他室

○補謝諷不妄交接門卓老無襪賓有時獨醉嘗曰入吾

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唯當明月南史曰謝諷但莊金

紫光祿大夫父肅尚書令諷仕至右光祿大夫

○補高爽嘗經晉陵詣劉惔了不相接高甚銜之俄

爽代惔為縣惔迎贈甚厚爽受餉答書云高晉

陵自答人問其故爽曰劉惔自餉晉陵令耳何

關爽事南史曰高爽廣陵人博學多才坐車被

繫作鱗魚賦以自况其文甚工後遇赦

○補范曄善彈琵琶能為新聲宋武帝欲聞之屢諷

以微旨偽為不曉終不肯彈一日因飲宴歡適

謂曄曰我欲歌卿可彈曄乃奉旨上歌既畢曄

亦罷絃

○補張思光嘗詣吏部尚書何戢誤通尚書劉澄融

下車入門曰非是至戶外望澄又曰非是既造

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南史曰何載字惠景吏部尚書偃子美容

儀動止官至吏部尚書號騎將軍

○補梁武帝與何子皙有舊及踐祚手詔論舊賜鹿

皮巾召見恩禮甚厚詔徵為侍中子皙以手將

帝鬚曰乃欲臣老子耶辭疾不起

○補張吏部南史曰張績字伯緒范陽方城人衛尉卿弘策子也眉目疎朗神采奕發性好

學兄緬有書萬卷晝夜披讀不去手歷官吏部郎與何敬容意趣不協

敬容居權軸賓客輻輳有過詣吏部者輒拒不

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南史曰何敬容字國禮弱冠尚齊武

帝女天監中為建安內史清公有美績累遷吏部尚書侍中僕射參掌大選專預機密而通苞苴賄賂為時所鄙

○補劉壙謙率通美不以高名自居遊詣故人唯一

門生持胡牀隨後主人未通便坐問答

○補齊神武東出李元忠以路車載素箏濁酒奉迎

神武聞其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

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英傑今聞國

士到門不吐哺輟洗史記曰酈生入謁沛公方

酈生酈生日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

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也門者以告神武
遠見之

○補崔瞻在御史臺恒於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室
獨餐處之自若有一御史姓裴伺瞻食便往造
焉瞻不與交言又不命七筋裴坐視瞻食罷而
退明日裴自携七筋恣情飲噉瞻方謂裴曰我
初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君遂能不拘小節昔
劉毅在京口冒請鷺炙豈亦異是君定名士於
是每與之同食晉書曰劉毅字希樂彭城沛人
少有大志不修家人產業桓玄

篡位與劉裕何無忌等起義兵以匡復功歷
督揚豫五郡諸軍事封南平郡公進開府儀同
三司初毅甚屯襄在京日先就府借東堂與親
故出射江州刺史庾悅後與僚佐徑來詣堂毅
告之曰毅輩屯否之人合射甚難君於諸堂
並可望以今日見讓悅不許射者皆散唯毅留
射如故既而悅食驚毅求其餘悅又不答毅常
衡之義熙中故奪悅豫章解其軍府使人微示
其旨悅忿懼而歎

○補

柳季雲性不拘檢好彈琴飲酒

北史曰柳玄達
河東解人魏司

徒諮議參軍子絳弟遠字季雲粗放無拘
檢時人謂之柳植孝武初儀同開府參軍
出返家人問有何消息答曰無所聞縱聞亦不

解按北史玄達父子不立傳附裴叔業傳中何
氏不詳誤作裴季雲近有詞家遂儼然用裴

北史世克甫卷之十七

十八

北史 卷之二十七

季雲入簡牘可笑予弱冠遊雲間元朗倒屣締忘年之知非故慕其所短要當為是書之忠臣毋令重誤千載爾

補

孫騰北史曰騰字龍雀咸陽石安人少質直明解吏事為齊神武都督長史神武深信待

之寄以心腹與高岳高隆之司馬子如號四貴非法專恣騰為甚馬歷官尚書僕射司馬

子如李百藥齊書曰子如字遵業河內温人徙居雲中神武入洛以為行臺尚書朝夕左

右參知嘗共詣李元忠逢其方坐樹下擁被對軍國

壺庭室蕪曠使婢卷兩褥以質酒徐謂一人曰

不意今日披藜藿也北史曰元忠每言於執事

云年漸遲暮心在閒穴以養餘年孫騰司馬子如嘗詣元忠逢其方坐樹下葛心擁被對壺獨酌庭室蕪曠使婢卷兩褥

〇〇〇補

以質酒肉呼妻出衣不曳地一公相視嘆息而去大餉米絹受而散之

許敬宗見人多忘之唐書曰敬宗字延族抗州子也幼善屬文太宗召補秦府學士歷官檢校中書侍郎高宗立武昭儀敬宗特贊成其計加

太子賓客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記若遇何劉進封郡公

沈謝何謂遜劉謂孝綽沈謂約謝謂眺也梁典

所知引為安西記室梁興稍遷侍中丹陽尹南

史曰約博物洽聞當世取則謝玄暉善為詩任

彥昇工於筆暗中摹索亦可識約兼而有之

杜審言將歿語宋之問武平一唐詩紀事曰武

行武后時畏禍隱嵩山中宗雖宴豫常因詩規

戒然不能卓然自引去明皇時終亦被謫雖謫

北史 卷之二十七

世說補卷之十七

十九

而名曰吾在久壓公等今日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孔平仲續世說曰杜審言南之祖也恃才蹇傲為時輩所疾登封中蘇味道為天官侍郎審言預選試判訖謂人曰味道必死人問其故審言曰見吾判自當羞死又謂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書迹合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如此

○○補

南唐嚴續嘗請韓熙載換其父神道碑南唐書興宗父可求吳相續少長貴勢性恭恪宋齊丘用事守正不為黨附累官門下侍郎自以少貴倦學羣從子弟皆礪以儒業以珍貨幾萬緡仍輟一歌鬟質冠洞房者為濡筆之贈韓納其請文既成但叙譜裔品秩略不道續事業續慄之封還尚冀改

竄熙載直以向所贈及歌姬悉還之臨登車止寫一闕於泥金雙帶而去南唐近事熙載詩曰風柳搖搖無定枝陽

臺雲附夢中歸他年蓬島音塵斷留取尊前舊舞衣

○○補

郭恕先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游皆子類也蘇文忠公集曰郭忠恕字恕先洛陽人少善屬文及史書小學通九

經七歲舉童子漢湘陰公群從事與記事董喬爭事謝去宋初與御史符昭又爭忿朝堂敗乾州司戶李方叔畫品曰恕先仕於朝放浪玩世卒以傲恣流竄海島中道化蛇形仙去

○補

曾子固為中書舍人東都事畧曰曾鞏字子固撫州南豐人生而警敏十

是名聞天下舉進士為集賢校理平生嗜書百家

一及冠遊太學歐陽修見其文而奇之自

二

藏至二萬卷又集古今

嘗曰事都堂時章子厚

為門下侍郎謂之曰向見舍人賀明堂禮成表

天下奇作按子固表二篇詞子固一無辭讓但

復問曰比班固典引如何班固典引叙曰臣固

賈逵傳毅杜矩展隆郁萌等召詰雲龍門小黃

門趙宣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

贊語中寧有非邪臣對此贊賈誼過秦篇云向

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

絕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問本聞此論非邪將

見問意開審耶臣具對素聞知狀詔因曰司馬

遷著書成一家之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

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

而遺忠士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

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遠矣臣固常依刻誦聖

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

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臣固被學最舊及

恩浸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罔極臣固頓首伏

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云實然

皆游揚後世垂為舊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蓋

詠雲門者難為音觀隨和者難為珍不勝區區

竊作典引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猶

啓發憤懣覺悟童蒙光揚大漢軼聲前代然後退入溝壑歿而不朽

〇〇〇補

米元章守漣水宋史曰米芾字元章吳人以母

歷漣水軍使知無為軍召為書畫學博士賜對

便殿上其子友仁楚江清曉圖擢禮部員外郎

為文奇險不剽襲前人特妙翰墨沉著飛翥得

王獻之筆意畫山水人物自名一家尤工楷移

至真遇古器物書畫則極力求取必得乃移

立寶晉齋貯之坐起玩拊精於鑒裁一經題品

價增數倍所與遊皆名士王安石摘其詩句書扇上蘇軾亦喜稱譽之冠服效唐人風神蕭散音吐清暢所至人聚觀之而姓潔成癖至不與人同中器時有可傳笑者又舉止頡頏不能與世俯仰故地接靈壁青石甚富一一品自入玩則終日不出楊次公文苑傳曰楊傑字次公無為禮部員外郎為察使因往廉焉正色言曰朝自號無為子廷以千里郡邑付公那得終日弄石都不省錄郡事米徑前於左袖中取一石嵌空玲瓏峰巒洞穴皆具色極清潤宛轉翻覆以示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殊不顧乃納之袖又出一石疊

嶂層巒奇巧又勝又納之袖最後出一石盡天劃神鏤之巧顧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忽曰非獨公愛我亦愛也即就米手攫得之徑登車去石林燕語曰希知無為軍初入州廡冠立一石頗奇即命取袍笏拜之每呼曰石丈

排調上

補司馬建公魏志曰司馬防字建公宣王之父司馬彪序傳曰防性質直公方雖間居宴處威儀不忒雅好漢書名臣列傳所諷誦者數十萬言少仕州郡歷官洛陽令京兆尹以年老轉拜騎都尉養志間巷闔門自守諸子雖冠成人不命曰進不敢進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年問不敢言父子之間肅如嘗舉曹公為北

世說新語卷之十一

部討後曹公進爵為王召建公到鄴與歡飲語
之日孤今日可復作尉否建公曰昔舉大王時
適可作尉耳

○諸葛瑾為豫州遣別駕到臺語云小兒知談卿

可與語連往詣恪江表傳曰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有才名發藻峻辯論

應機莫與為對孫權見而奇之謂瑾曰藍田恪生王真不虛也仕吳至太傅為孫峻所害恪

不與相見後於張輔吳坐中相遇別駕喚恪咄

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亂矣何咄咄之有答

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曰昔唐堯在上四凶

王恪發瑞殊未有致

在下答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於是一坐大笑

○補五官將既納袁熙妻熙事別見孔文舉與曹公書曰

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曹公以文舉博學真

謂書傳所記後見文舉問之答曰以今度之想

當然耳國語曰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與膠鬲比而殷亡

○補張君嗣在益州蜀志曰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漢許文

休入蜀謂裔幹理敏捷為雍閬縛送孫權蜀志

是仲夏鍾元常之倫也州郡殺太守者率雍閬恩信著於南上遠通孫

權乃以裔為益州太守徑往至郡閬遂趨趨不

實粗不足殺令縛與吳於是送裔於權內武侯

北帖世說新語卷之十一

遣鄧芝使吳蜀志曰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
 廣漢太守後先主崩武侯恐孫權異計遣芝奉
 使芝成奸而還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主分
 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
 井之難分後大王未深識天命君各茂其德臣各
 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耳權笑曰君之
 誠款乃爾耶權與亮書曰丁玄挾張陰化不盡
 和合二國令言次從權請裔裔自至吳流徙伏
 匿權未之知故許芝遣裔裔臨發乃引見問裔
 曰蜀卓氏寡女亾奔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
 裔曰愚以為卓氏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班固漢書
 曰朱買臣字翁子吳人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
 常刈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

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嘔道中買臣愈益疾
 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
 已四十餘矣女若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妻志
 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
 能留即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
 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飢寒呼飯飲之後
 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為卒將重車至長安上書
 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乞丐之
 會買臣子嚴助貴幸薦拜中大夫久之拜會稽太
 守上謂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
 如買臣乘傳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
 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給食之居
 一月妻自經歿

○○補
 曾有白頭鳥集吳殿前孫權問羣臣此何鳥也
 諸葛元遜對云此名白頭翁張輔吳自以坐中

最老疑元遜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
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元遜曰鳥名鸚
母未必有對試使輔吳復求鸚父張不能答

鍾毓為黃門郎有譏警在景王坐燕飲時陳羣

子玄伯武周子元夏同在坐魏志曰武周字伯

至光祿大夫共嘲毓景王曰臯繇何如人對曰古之

懿士顧謂玄伯元夏曰君子周而不比群而不

黨

嵇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俗物

○○

已復來欺人意魏氏春秋曰時謂王戎未能超俗也王笑曰卿輩
意亦復可欺邪

晉武帝問孫皓吳錄曰皓字元宗一名彭祖大

所滅封歸命侯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為不皓正飲

酒因舉觴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為鄰今與汝為

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

陸太尉詣王丞相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明日

與王牋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

為侏鬼

世說新語卷之十七

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洪喬奏曰：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勳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邪？

諸葛令也。王丞相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不言葛王而云王葛？令曰：譬言驢馬，不言馬驢，驢寧勝馬邪？

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棊局。曰：何乃洵冷？吳人以彈棊局為洵。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語林曰：真長云丞相

王云真長故不曾丞相

何帝止能作吳語細唾也。

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琉璃盃。謂伯仁曰：此盃腹殊空，謂之寶器何邪？以戲周答曰：此盃英英誠為清徹，所以為寶耳。

劉云伯仁空非見

謝幼輿謂周侯曰：卿類社樹，遠望之峨峨，拂青天，就而視之，其根則羣狐所託，下聚溷而已。謂好媒答曰：枝條拂青天，不以為高，群狐亂其下，瀆故。答曰：枝條拂青天，不以為高，群狐亂其下，瀆故。不以為濁，聚溷之穢，卿之所保，何足自稱？

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棊，丞

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瓜葛蔡邕曰瓜葛疎親也

王丞相枕周伯仁鄰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管輅別傳曰鼻者天中之山相書曰鼻之所在為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山

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千寶向劉真長中興書曰寶字令升新蔡人祖正吳奮武將軍父瑩丹陽丞寶

少以博學才器著稱歷散騎常侍叙其按神記孔氏志怪曰寶父有嬖人寶母

墓其婢伏棺上就視猶駭漸有氣息與還家校日而蘇說寶父常致飲食與之接寢恩情如生家中言凶輒語之校之悉驗平復數年後方卒

寶因作按神記中劉曰卿可謂鬼之董狐春秋趙穿攻晉靈公於桃園趙宣子未出境而復太史書趙盾弑其君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

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盾古之賢大夫也為法受惡

何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甚加敬也阮思曠語之曰卿志大宇宙子往古來今日也勇邁

終古終古往古也楚辭曰吾不能忍此終古也何曰卿今日何故忽

見推阮曰我圖數千戶郡尚不能得卿廷圖作
佛不亦大乎

庾征西大舉征胡既成行止鎮襄陽晉陽秋曰

馮將謀伐狄既至襄陽狄尚疆未可決戰會康

帝崩兄冰薨留長子方之千襄陽自馳還夏口

殷豫章與書送一折角如意以調之豫章庾答

書曰得所致雖是敗物猶欲理而用之

桓大司馬乘雪欲獵先過王劉諸人許真長見

其裝束單急問老賊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
為此卿輩亦那得坐談語林曰宣武征還劉尹

○

直云垂長衣談清言竟是誰功劉答曰晉

褚季野問孫盛卿國史何當成孫云久應竟在

公無暇故至今日褚曰古人述而不作何必在

蠶室中漢書曰本陵降匈奴武帝甚怒太史令

下遷腐刑乃述唐虞以來至帝以遷為陵遊說

與任安書曰李陵既生降僕又茸之以蠶室蘇

林注曰腐刑者作密山室蓄火時

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為桓宣武

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靈時為中丞

阿謂高崧小字也中興書曰崧字茂火廣陵人

父惔光祿大夫崧少好學善史傳累遷吏部郎

世說新語卷之十七

侍中。以三公。亦往相祖先時多少飲酒因倚如醉
累免官。戲曰卿屢違朝。且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
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亦蒼生將如卿何。謝
笑而不答。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七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八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李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排調下

初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翁
集家門傾動人物劉夫人戲謂安曰大丈夫不
當如此乎謝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答曰未聞巢

由買山而隱高逸沙門傳曰遁得深公之言慙懣而已

張吳興年八歲虧齒女之先達知其不常故戲

之曰君口中何為開狗竇張應聲答曰正使君

輩從此中出入

頭責秦子羽云子曾不如太原温頤潁川荀寓

謝氏譜曰寓字景伯祖式太尉父保御史中丞世語曰寓少與裴楷王戎杜默俱有名仕晉至

尚書范陽張華士卿劉許晉百官名曰劉許字文

騎將軍許惠帝時為宗正卿按許與張華同范陽人故曰士卿互其辭也宗正卿或曰士卿

義陽鄒湛河南鄭詡晉諸公贊曰湛字潤甫新

詡字思淵滎陽開封人為衛尉卿祖泰揚州刺史父褒司空此數子者或奢

喫無官商或尪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謹

譁少智諧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壘杵文士

華為入少威儀多恣態推意此語則此六句還以目上六人而口如含膠飴則指鄒湛湛辯麗

英博而有... 此稱未諱

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

鳳竝登天府張敏集載頭責子羽文曰余友有

同時好睡有太原温長仁顯穎川荀景伯寓范

陽張茂先華士卿劉文生許南陽卿潤南湛河

南鄭思淵詡數年之中繼踵登朝而此賢身處

陋巷屢沽而無善價克志自若終不衰墮為之

慨然又怪諸賢既已在位曾無伐木嚶鳴之聲

甚遠王貢彈冠之義故因秦生容貌之盛為頭

責之文以戲之非以嘲天子焉雖似諧謔實有

興也其文曰維泰始元年頭責子羽曰吾托子

為頭萬有餘日矣大塊稟我以精造我以形我

為子植髮膚置鼻耳安眉須捕牙齒眸子擗光

雙顴隆起每至出入之間遨遊市里行者辟易

坐者竦足或稱君侯或言將軍捧手傾側佇立

崎嶇如此者故我形之足偉也子冠冕不戴金

銀不佩釵以當笄恰以代幘音味弗嘗食粟茹

菜隈摧園間糞壤汚黑歲莫年過曾不自悔子

厭我於形容我賤子乎意態若此者乎必子行

已之累也子遇我如讐我視子如仇居常不樂

兩者俱憂何其鄙哉子欲為入寶也則當如臯

陶后稷巫咸伊陟保又王家永見封殖子欲為

名高也則當如許由子威下隨務光洗耳逃祿

千歲流芳子欲為遊說也則當如陳軫蒯通陸

生鄧公轉禍為福令辭從容子欲為進趣也則

北帖世說新語卷之十八

三

欲使吾為忠也。即當如伍胥屈平。欲使吾為信也。則當殺身以成名。欲使吾為介節。則當赴水火以全貞。此四者。人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頭曰。子所謂天刑地網。剛德之尤。不登山抱木。則寒裳赴流。吾欲告兩。以養性。誨爾。以優游。而以蟣蝨同情。不聽我謀。悲哉。俱寓人體。而獨為子頭。且擬人。其倫。前子。儕偶。子不如太原。温顯。穎川。荀寓。范陽。張華。士卿。劉許。南陽。鄒湛。河南。鄭詡。此數子者。或譽與。無官商。或庇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謹謙。少智諄。或口如含膠。龍附鳳。並登天府。夫砥痔。得車。沈瀾。得珠。豈若未子。徒令唇舌腐爛。手足沾濡。哉。居有事之世。而耻為權圖。譬猶鑿池。抱甕。難以求富。嗟乎。子羽何異。檻中之能。深窞之虎。石間。飢蟹。寶中之鼠。事力。雖勤。見功。甚苦。宜其拳局。剪處。至老。無所希也。支離其形。猶能。不困。非命也。夫豈與夫子同處也。

○

王劉每不重蔡公。二人嘗詣蔡。語良久。乃問蔡曰。公自言。何如夷甫。答曰。身不如夷甫。王劉相目而笑曰。公何處。不如。答曰。夷甫無君輩客。

○

郝隆七月七日。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答曰。我

○

驪書。征西寮屬名曰隆。字佐治。汲郡人。仕至征西參軍。

○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公司馬。于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

云云機鋒一到。不可不為定。

本草曰。遠志一名。謝未即答。時郝隆在坐。應聲

卷身大原

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甚有愧色桓公且謝而笑曰郝參軍此過乃不惡亦極有會

○○庾園客詣孫監值行見齊莊在死尚幼而有神意庾試之曰孫安國何在即答曰庾穉恭家庾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又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還語人曰我故勝得重喚奴父名孫放別傳曰放兄弟並秀異與庾翼子園客同為學生園客少有佳稱因談笑嘲放曰諸孫於公王為盛盛監君諱也放即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放應機制勝時人仰焉司馬景王陳鍾諸賢相酬無以

也踰

○范玄平在簡文坐談欲屈引王長史曰卿助我

王曰此非拔山力所能助史記曰項羽為漢兵所圍夜起歌曰力拔

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難不逝

○○郝隆為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

者罰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便作一句云娥隅躍清池桓問娥隅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為娥隅桓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下里按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也

桓公既廢海西立簡文

晉陽秋曰海西公諱奕字延齡成帝子也與寧

中即位少同閹人之疾使官人與左右淫通生子大司馬溫自廣陵還姑孰過京都以皇太后令廢帝為侍中謝公見桓公拜桓驚笑曰安石海西公

卿何事至爾謝曰未有君拜於前臣立於後

○ 習鑿齒孫興公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

與習參軍共語孫云蠢爾荆蠻敢與大邦為讐

習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小雅詩也毛詩注曰蠢動也荆蠻荆之蠻

也獫狁比夷也習鑿齒襄陽人也與公太原人故因詩以相戲也

○ 補 習鑿齒以脚病廢居里巷符堅滅樊鄧素聞鑿

齒名與釋道安並致焉與語大悅以其蹇疾裁堪半下堅與諸鎮書曰晉氏平吳利在二俊今破漢南得士一人半耳

○ 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甥形似其舅桓甚諱之豹

桓嗣小字中興書曰嗣字恭祖車騎將軍冲子也少有清譽仕至江州刺史王氏譜曰混字奉正中軍將軍恬子仕至丹陽尹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桓逾不說

○ 王子猷詣謝萬林公先在坐瞻矚甚高王曰若林公鬚髮並全神情當復勝此不謝曰脣齒相

須不可以偏亡春秋傳曰齒寒髮何關於神明林公意甚惡曰七尺之軀今日委君二賢

○○王文度范榮期俱為簡文所愛范年大而位小

王年小而位大將前更相推在前既移久王遂

在范後王因謂曰簸之揚之糠粃在前范曰泚

之汰之沙礫在後世說是孫綽習鑿齒言

○○魏長齊雅有體量而才學非所經初宦當出虞

存嘲之曰與卿約法三章談者歿文筆者刑商

略抵罪魏怡然而笑無忤於色魏氏譜曰顛字長齊會稽人祖

劉云一語易乃可

亂處上父說天鴻臚卿顛仕至山陰人漢書曰沛公入咸陽召諸父老曰天下若秦其法久矣今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應劭注曰抵至也但至於罪

簡文在殿上行右軍與孫興公在後右軍指簡

文語孫曰此噉名客簡文顧曰天下自有利齒

兒後王光祿作會稽謝車騎出曲阿祖之王孝

伯罷祕書丞在坐謝言及此事因視孝伯曰王

丞齒似不鈍王曰不鈍頗亦驗

○○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

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張蒼梧碑曰君諱鎮字義遠吳

國吳人。忠恕竟明簡正貞粹。泰安中。除憑時年
蒼梧太守。討王舍有功。封興道縣侯。數歲歛手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

○ ○ 劉遵祖少為殷中軍所知稱之於庾公庾公甚

忻然便取為佐既見坐之獨榻上與語劉爾日

殊不稱庾小失望遂名之為羊公鶴昔羊叔子

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毳毼而不

肯舞故稱比之徐廣晉紀曰劉爰之字遵祖沛

郎宣城太守

○ ○ 王文度在西州與林法師講韓孫諸人並在坐

林公理每欲小屈孫興公曰法師今日如着弊絮在荆棘中觸地挂闕

○ ○ 顧長康作殷荊州佐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布

賦顧苦求之乃得發至破冢遭風大敗周祇隆安記曰

破冢洲名在華容縣作牋與殷云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

行人安穩布賦無恙

○ ○ 符朗初過江裴景仁秦書曰朗字元達符堅上從

千里駒也堅為慕容沖所圍朗降謝玄用為員

外散騎侍郎吏部郎王忱與兄國寶命駕詣之

沙門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非一

狗面人心又一人面狗心者是耶忱醜而亦國

寶美而狠故也。朗常與朝士宴。時賢並用唾盃。朗欲奪之。使小兒跪而張口。唾而舍。出又善。識味。會稽王道子為設精饌。詰問關中之食。孰若於此。朗曰。皆好。唯鹽菜小生。郎問宰夫。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朗曰。此雞棲恒半露。問之。亦驗。又食鴛鴦。炙。知白燕之處。咸試而記之。無毫釐之。差。著符子數十篇。蓋老莊之流也。朗王咨議。於高。忤物。不容于世。後眾讒而殺之。

大好事。問中國人物及風土。所生終無極已。氏意為奴婢問者。止數千耳。

孝武屬王珣求女壻。曰。王敦桓溫磊砢之流。既不可復得。且小如意亦好。豫人家事。酷非所須。正如真長子敬比。最佳。珣舉謝混。後袁山松欲

劉謨塔至矣

擬謝婚。續晉陽秋。山松陳郡人。祖喬。益州刺史。父方平。義興太守。山松歷秘書監。吳國內史。孫恩作亂。見害。初。帝為晉陵公主。訪壻於王珣。珣舉謝混。云。人小才不及真長。不減于敬。帝曰。如此。王曰。卿莫近禁。便已足矣。

桓玄出射。有一劉參軍與周參軍明賭。聖成唯少一破。劉謂周曰。卿此起不破。我當撻卿。周曰。何至受卿撻。劉曰。伯禽之貴。尚不免撻。而况於卿。

尚書大傳曰。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一見而三。答康叔有駭色。謂作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

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喬一三子往觀之見喬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喬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一三子復往觀焉見梓實晉晉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明白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禮記曰周公弗其成王有罪周公則撻伯禽亦其義也周殊無忤色桓語庾伯鸞曰晉東宮百官名曰庾鴻字祖義吳國內史父楷左衛將軍鴻仕至輔國內史劉叅軍宜停讀書周

叅軍且勤學問

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共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豎旒旒殷曰

投魚深淵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淅米劍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臥嬰兒殷有一叅軍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中興書曰仲堪父嘗疾患經時仲堪衣不解帶數年自分劑湯藥誤以藥手拭淚遂眇一目東府客館是版屋謝景重詣太傅時賓客滿中初不交言直仰視云王乃復西戎其屋秦詩叙備其兵甲以討西戎婦人憫其君子故作詩曰在其版屋亂我心曲毛公注曰西戎之版屋也顧長康噉甘蔗先食尾人問所以云漸至佳境

○祖廣行恒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朗祖參軍如從屋漏中來祖氏譜曰廣字淵度范陽人父台之任光祿大夫廣仕至護軍長史

○桓玄素輕桓岷岷桓修小字也晉書曰桓修字承祖尚簡文武昌公主歷吏部郎江州刺史玄篡位以為撫軍將軍劉裕義旗起斬之續晉陽秋曰修少為玄所侮於端常嗤鄙岷在京下有好桃玄連就求之遂不得佳者玄與殷仲文書以為嗤笑曰德之休明肅慎貢其楛矢如其不爾籬壁間物亦不可得也國語曰仲尼在陳有隼集陳侯之庭而效楛矢貫之石柘尺有咫問於仲尼對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職使不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之貢若求之故府其可得使求得之金積如視

○補王延之

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職使不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之貢若求之故府其可得使求得之金積如視也南史曰延之字希季都官尚書昇之子也仕宋為司徒左長史清貧居宇穿漏明帝飭材官為起齋屋三間歷吏部尚書僕射進號鎮南將軍阮韜南史曰阮陳留人晉光祿大夫裕玄孫也為南兖州別駕江夏王末資費錢韜曰此朝廷物也執不與俱是劉湛外甥並有蚤譽劉甚愛之嘗曰韜後當為第一延之其次也延之甚不平後為江州每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例高祖聞之與延之書曰韜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由劉家月旦耶南史

劉湛字弘仁南陽涅陽人祖馳父柳並晉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湛不尚浮華博涉史傳弱年便有宰世情常自比管葛歷官太子詹事領軍將軍

○補謝康樂小時便文藻艷逸祖車騎甚奇之謂親

知曰我乃生瑗謂瑗不瑗那得不生靈運鍾榮

日初錢塘杜明師夜夢東南有人來入其館是夕即靈運生於會稽旬日而謝玄亡其家以子孫難得送靈運於杜治養之十五方還都故名客兒

○補范蔚宗臨刑時妓妾來別蔚宗悲涕流漣謝綜

時亦同刑宋書曰外甥謝顧謂蔚宗曰舅殊不

同夏侯色先是曄在獄作詩曰禍福本無兆性命歸有極必至定期前期誰能延一息

在生已可知來緣情無識好醜共一丘何足異

枉直豈論東陵上寧辯首陽側雖無嵇生琴庶

同夏侯色密言生存乎此路行復即故綜以譏

曄沈約宋書曰曄意入獄便歎上窮治其獄遂

當長繫曄聞驚喜綜熙先笑曰詹事在西池射

堂上躍馬顧盼自以為一世之雄今擾攘紛紜

畏歎乃耳談論今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顏可

以生存曄謂獄將曰惜哉雍如此人將曰

不忠之人亦何足惜曄曰大將言是也

○補王儉與王敬則南史曰王敬則臨淮射陽人性

吳明帝以為直閣將軍元徽初歸誠高帝遷輔

國將軍知殿內宿衛兵事永明中進司空太尉

武帝嘗令羣臣賦詩敬則曰臣若解三公

書不過作尚書都令史爾那得今日同拜三公

徐孝嗣於崇禮門候儉因嘲之曰今日可謂連

北史世說新語卷之十

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史記老子韓

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礫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補宋太祖嘗面許張思光為司徒長史敕竟不下

張乘一馬甚瘦太祖見之問曰卿馬何瘦給粟

多少張曰日給粟一石上曰食粟不少何瘦如

此張曰臣許而不與明白即除司徒長史

○補宋世祖至殷貴妃墓謂劉德願宋書曰劉慎字

守性粗率為世祖所狎侮曰卿等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劉

應聲號慟涕泗交橫上以為豫州刺史帝又冷

羊志哭羊亦嗚咽甚哀他日有問羊者卿那得

此副急淚羊曰我兩日自哭亡妾耳宋書曰羊志醫術人

○補謝鳳子名超宗謝莊子名朏宋明帝敕一人由

鳳莊門入超宗曰君命不可以不往乃趨而入

朏曰君處臣以禮遂不入南史曰靈運子鳳坐靈運事徙嶺南早卒

○補朱异遍治五經涉獵文史博奕書筭皆其所長

年二十詣都沈約戲語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

遂巡未達其旨約曰天下惟有文義棋書卿

時將去那得云廉南史曰朱并字彥和錢塘人祖之。以學解稱父異之。

處林有志節。著辭相論。顧歡見而異之。以女妻焉。并編覽經史。兼通雜藝。官侍中。中領軍。

○補

劉諒南史曰諒字求信彭城人祖繪太司馬從事中郎父孝綽秘書監諒少好學有文才

尤悉晉代故事為湘東王所善湘東一目眇一

時號皮裏晉書日與諒共遊江濱歎秋望之美諒曰今日可謂

帝子降於北渚湘東曰卿言目眇眇而愁予耶

由此嫌之見楚辭湘夫人之曲王逸註

○補

盧詢祖甚有口辯好臧否人物嘗語人曰我昨

東方未明過和氏門外謂和士開比史曰士

幼為國子生解悟捷疾為同業所尚以傾見二

巧便辟有寵於齊神武仕至尚書左僕射

陸機兩潘岳尼也文士傳曰尼字正叔滎陽人祖勗尚書左丞父滿平原太守並以

文學稱尼少有清才文詞森然與槐柳齊列謂

溫雅初應州辟終太常卿

開當權文士皆輻輳其門也劉餗隋唐嘉話曰

思道仕高齊久不得進時士開方用事或謂盧

曰何不示見和思道素自高欲往恐為人所見

乃未明而行比至其門立者衆矣盧駐轡望之

曰彼何人斯森然而與

槐柳齊列因鞭馬疾去

○補

侯白好俳諧隋書曰白字君素魏郡臨漳人性

祖召與語甚悅舉秀才為儒林郎一日楊素

侯將擢之輒曰侯白不勝官而止

日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祖暄魏輔國將軍父

數周汾州刺史素少有大志與安定牛弘同志

北占世說新語卷之十一

好學多所通涉美鬚髯有英傑之表武帝拜為
車騎大將軍每戰有功歷位上柱國尚書僕射
仁壽宮大監越國公與牛弘退朝白語之曰日之夕矣素
曰以我為牛羊下來耶王風曰日之夕矣牛羊下來

○補

柳機北史曰柳機字匡時河東解人偉容儀有器局頗涉經史年十九周武帝引為記室
柳昂北史曰柳昂字千里河東解人幼聰穎有當途用事百器識幹局過人周武帝時為內史中大夫
察皆出其下在周朝俱歷要任隋文帝受禪並
為外職時楊素方用事因文帝賜宴素戲語機
云二柳俱摧機應聲答曰不若孤楊獨聳

○補

宗如周面狹長後梁書曰宗如周有才學為度士又尚書蕭答梁書曰蕭

答字理孫昭明子戲之曰卿何為謗經如周曰

身自來不謗經蔡大寶曰卿當不謗餘經正應

不信法華經爾蓋法華經云聞經隨喜面不狹

長如周乃悟後梁書曰蔡大寶字敬仁嘗以書于僕射徐勉勉大賞異令與其子

遊處所有墳籍盡以給之遂博覽羣書學無不綜

○補盧相邁不食鹽醋同列問之足下不食鹽醋何

堪邁笑曰足下終日食鹽醋復又何堪劉昫唐書曰盧

邁字子玄范陽人以孝友謹厚稱貞元中以給事中平章事太政失於陸贄公謹身中立求文奉法○妙而已

○○補丁晉公自崖州還坐客論天下州郡何地最盛公曰唯崖州地望最重客問其故答曰宰相只作彼州司戶參軍他州何可及

○○補

盛度體豐肥東都事略曰盛度字公量餘杭人家居讀書未嘗釋手真宗命與李宗諤楊億王曾李維舒雅任隨石中立同編文苑英華所著有愚谷集度肌體豐大艱於拜起有拜之一日者俯伏不能興或至詬罵其福戾如此一日自殿前趨出宰相在後盛初不知忽見即欲趨避行百餘步乃得直舍隱於其中石學士中立宋史曰中立字表臣河南洛陽人熙載子也性疎曠好諧謔人不以為怒魏泰東軒筆錄曰石

○○補

參政中立事太宗為館職至真宗末年猶為學士見其喘甚問之盛告其故石曰相公問否盛曰不問別去十餘步乃悟罵曰奴乃以我為牛班固漢書曰丙吉為相傷橫道吉過之不問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遂半行幾里大掾吏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曰曰民鬪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左春少陽用事未可太執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吏乃服以吉知大體劉首父東軒筆錄曰劉邠字頁父博學有俊才日邠與兄敞同學自刻厲博學以犯及東都事累讀羣書言行高遠名亞敞焉王汾東都事累

汾舉進士甲科。元祐中為工部侍郎。寶文閣待制。入元祐黨籍。云。同在館中。

病口吃。貢父為之贊曰。恐是昌家。史記曰。周昌

高帝欲廢太子。庭垂之。疆為人吃。又盛怒曰。臣

口不能言。然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

臣期期不奉詔。又疑非類。韓非傳曰。非為人。口

上欣然而咲。又疑非類。吃不能道說。而善著

書。未聞雄名。吃默而好深湛之思。只有艾氣。

也。艾。鄧

也。

○○補

王介甫為相。大謀天下水利。劉貢父嘗造之。值

一客獻策曰。梁山泊。梁山泊。亦作梁山。樂決而

涸之。可得良田萬頃。但未擇得利便之地貯許

水耳。介甫傾首沉思。貢父抗聲曰。此甚不難。介

甫欣然以為有策。遽問之曰。別穿一梁山泊。則

足以貯此水矣。介甫大笑遂止。張太史明道雜

云。議乾太湖。不言梁山泊也。又釋史介甫議開

梁山。樂貢父應曰。此事楊蟠無齒。問之曰。楊蟠

杭人。自號浩然居士。言此事

浩然無涯也。一事而三異。

蘇長公在惠州。宋史曰。紹聖初。御史論軾譏斥

芥蕪。人無賢惠天下傳其已歿。後七年北歸。時

章丞相方貶雷州。東坡見南昌太守葉祖洽。葉

問曰。世傳端明已歸道山。今尚爾遊戲人間。

北帖世說補卷之十八

坡曰途中見章子厚乃回反耳宋史曰蘇軾欲熙寧初對策投合用事者考官宋敏求蘇軾欲黜之呂惠卿擢為第一在官以牟利黷貨聞終徽猷閣直學士

○補蘇長公在維揚一日設客皆一時名士米元章亦在坐酒半元章忽起立自贊曰世人皆以謂為顛願質之子瞻公笑答曰吾從眾海岳遺事曰米元章嘗為書畫學博士後遷禮部員外郎數遭白簡逐出山一日以書抵蔡京訖其流落且言舉室百指行至陳留獨得一舟如諸大遠畫一艇於行間京哂焉時彈文正謂其顛而苦又歷告諸執政自謂久任中外並被大臣知遇舉主累數十百皆用吏能為稱首一無有以顛蒙者世遂傳

米光辯顛帖

○補秦太虛為御史賈所彈宋史文苑傳曰秦觀字少游字太虛揚州高郵人少豪雋慷慨溢於文詞舉進士不中好大而見奇蘇軾以為有屈宋才元祐初薦除太學博士國史編修後坐黨籍貶監處州酒稅使者承風旨伺過失無所得以謂告為佛書為罪削秩徙郴州放還藤州卒張文潛宋史曰張耒字文潛楚州淮陰人十三歲能文從蘇轍兄弟遊弱冠第進士歷秘書正字起居舍人坐黨籍落職晚監南嶽廟主管崇福宮卒耒儀觀甚偉有雄才於騷詞尤長久於投問家貧郡守翟汝文欲為買公田謝不戲之曰千餘年前賈生過秦今復爾也聞者以為佳謔賈誼新書有過秦上下二篇

輕詆上

○補 禰正平自荊州北遊許都書刺懷之漫滅而

無所遇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

禰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耶又問當今復誰

可者禰曰太見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魏志曰司馬朗字伯

達河內溫人十一試經為童子郎太祖辟為司空掾屬除成阜人今復為堂陽長治務寬惠遷亮

州刺史政化人行

○補 劉荊州嘗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禰正平正

平蚩之言如是為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耶將

使張子布見乎

○補 人問禰正平荀令君趙盪寇皆足蓋當世乎禰

答曰文若可借面乎喪稚長使監厨請客其

意以荀但有貌趙健啖肉也魏志曰趙稚長為盪寇將軍

補 虞仲翔在東吳曹公欲辟之虞聞之曰盜跖欲

以餘財汗良家邪

王太尉問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叔王

眉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

○ 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伯仁

謂樂毅邪。史記曰樂毅中山人。賢而直。昭王將軍。率諸侯伐齊。終於趙。不爾樂令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以唐突西王。

也。列女傳曰鍾離春者齊無鹽之女也。其醜無雙。黃頭深目。長壯大節。鼻昂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背。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衛姬不覺乃自詣齊宣王乞備後宮。因說王以四始。王拜為正后。吳越春秋曰越王勾踐得山中徐薪女。名曰西施。獻之吳王。

深公云人謂庾元規名士曾中柴棘三斗許。王云此言得其深。

庾公權重足傾王公庾在石頭王在冶城坐大風揚塵王以扇拂塵曰元規塵汚人。按王公雅亮之在武昌傳其應下公以識度裁之嘗言言息豈或回貳在扇塵之事乎上隱晉書戴洋傳

王云偶然語亦難之謂無

日丹陽太守王道問洋得病七年洋曰君侯命在申為上地之上而於申上治火光昭大此為金火相燠水火相炒以故相害導呼治令奕遜使路鎮東徙今東治是也丹陽記曰丹陽治城去宮三里災時改鑄之所吳平猶不廢又云孫權築治城為鼓鑄之所既立石頭大塢不密近立此小城當是徙縣治空城而置治爾治城疑是金陵本治漢高六年令天下縣邑珠陵不應獨無

王丞相輕蔡公曰我與安期千里共遊洛水邊

何處聞有蔡充兒。如記曰丞相曹夫人性甚忌左右小人亦被檢簡時有妍妙皆加誚責王公不能久堪乃密營別館安置羅列兒女成行後元會日夫人於青嶼臺中望見兩兒騎羊皆端正可念夫人遙見甚憐愛之語婢汝問

北帖世說新語卷之十八

劉云人之輕紙更累其父王云此非註不得所以

謝家兒給使不達音。序答云：是第四十五等者。
 曹氏聞驚愕，大恚命車駕將黃門及婢二十人，
 人持食，乃自出尋訪。王公亦遽命駕飛轡出闕，
 猶患牛遲，乃以左手攀車闌，右手拋塵尾以柄，
 助御者打牛，狼狽奔馳，劣得先至。蔡司徒聞而
 笑之，乃故詰王公，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公知
 不？王謂信然，自敘謙志。蔡曰：不聞餘物，唯聞有
 短轅犢車，長柄塵尾，王大愧。後貶蔡曰：吾昔與
 蔡期千里，共在洛水集處，不聞天
 爾有蔡充兒，正忿蔡前戲言耳。

○王右軍在南水，與書每歎子姪不令云：虎他

劉云吉其真如

虎犢，遠其所如。虎他，王彭之小字也。王氏譜曰：彭之字安壽，琅琊人。祖正尚書郎。父彬，南將軍。彭之仕至黃門郎。虎犢，彭之小字也。彭之字叔虎，彭之弟。年三十而頭須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少有句入。大頭須，幹之稱累遷，至左光祿大夫。

○補阮光祿聞何次道拜相，歎曰：我當何處生活。

○補褚公與孫興公同遊曲阿後湖，中流風勢猛迅，

舫欲傾覆，褚公已醉，乃曰：此舫人皆無可以招

天譴者。唯孫興公多塵滓，正當以厭天欲耳。便

欲捉擲水中。孫遽無計，唯大啼曰：李野卿念我

○褚太傅南下，孫長樂於船中視之。長樂，孫綽。言次及

劉真長，歎孫流涕，因諷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

瘁。褚大怒曰：真長平生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

作此面何入。孫回泣，向褚曰：卿當念我時感矣。

劉云邦國之禮，何以得生。

世宗世宗卷之十八
其才而性鄙

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
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
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入王故事曰夷甫雖
居台司不以事物自
嬰當州化之羞言名教自臺即以下皆雅崇拱
默以遺事為高四海尚寧而識者知其將亂晉
陽秋曰夷甫將為石勒所殺謂人
曰吾等若不祖尚浮虛不至於此袁虎率爾對
曰運自有廢興豈必諸人之過桓公慄然作色
顧謂四坐曰諸君頗聞劉景升不有太牛重千
斤取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

特魏武入荊州烹以饗士卒下時莫不稱快意
以況袁四坐既駭袁亦失色

謝鎮西書與殷揚州為真長求會稽殷答曰真
長標同伐異俠之大者常謂使君降階為甚乃
復為之驅馳邪

袁虎伏滔同在桓公府桓公每遊燕輒命袁伏
袁甚耻之桓歎曰公之厚意未足以榮國士與
伏滔比肩亦何辱如之

○ 孫綽作列仙商丘子贊曰所牧何物殆非真豬

劉云又有禮置
長如此者為人
自難
王云此語亦有
情
劉云却入效委
伏之袁

世宗世宗卷之十八

僧遇風雲為我龍據列仙傳曰商丘子晉者商邑人好吹笙牧豕年七十
不娶妻而不老問其道莫言但食草木菖蒲根飲水如此便不飢不老耳貴戚富室聞而服之不能終歲輒止謂將有匿術孫綽為贊曰商丘卓犖執策吹箏渴飲寒泉飢食菖蒲所牧何物殆非真猪儻逢時人多以為能王藍田語人云風雲為我龍據

近見孫家兒作文道何物真猪也
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款雜劉夫人在壁後聽之具聞其語謝公明日還問昨客何似劉對曰上克門未有如此賓客夫人劉妹謝深有愧色

劉云是與公果不為真長所許也
王云此却輸真長一善然乃是謝公享福處

劉云似謂玄度無忠國事可舉君親謂忠孝兩難也

簡文與許玄度共語許云舉君親以為難簡文便不復答許去後而言曰玄度故可不至於此按邴原別傳魏五官中郎將嘗與羣賢共論曰今有一丸藥得濟一人疾而君父俱病與君親與父雅諸人紛葩或父或君原勃然曰父子一本也亦不復難君親相校自古如此未解簡文謂許

劉云三祖上三代保守此笛也
在弟若非地名即不祥短命

蔡伯喈睹味笛椽孫興公聽妓振且擺折伏滄長笛
賦叙曰余同僚桓子野有故長笛傳之者老云蔡邕伯喈之所製也初邕避難江南宿于柯亭之館以竹為椽邕仰聽之曰良竹也取以為笛音聲獨絕歷代傳之至千今王右軍謂大嘆曰三祖壽一作樂器也瓦瓦一作吊孫家

兒打折

○王中郎與林公絕不相得。王謂林公詭辯。林公

道王云著臚顏恰綸布單衣。挾左傳。逐鄭康成。

車後問是何物。塵垢囊。恰帽也。裴子曰。林公云。鄭康成自為高定。弟子篤而論之。不離塵垢囊也。

○王長史求東陽撫軍不用。後疾篤。臨終撫軍哀

歎曰。吾將負神祖於此。命用之。長史曰。人言會

稽王癡真癡。

桓公欲遷都以張拓定之業。孫長樂上表諫。此

議甚有理。桓見表心服而忿其為異。令人致意

孫云。君何不尋遂初賦而彊知人家國事。孫綽表諫

曰。中宗龍飛。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不然。胡馬久已踐建康之地。江東為豺狼之場矣。綽賦遂初。陳止足之道。

○孫長樂作王長史誄云。余與夫子交。非勢利心。

猶澄水同此玄味。禮記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若醴。王孝

伯見曰。木士不遜。亾祖何至與此人周旋。

○謝太傅謂子姪曰。中郎始是獨有千載車騎。曰

中郎衿抱未虛。復那得獨有。中郎謝萬

劉云興公到處為人所損

七占士克甫卷之十一

○庾道季詭謝公曰裴郎啓云謝安謂裴郎乃可

不惡何得為復飲酒裴郎又云謝安目支道林

如九方臯之相馬略其玄黃取其儁逸支遁傳

標舉會宗而不留心象喻解釋章句或有所漏

文字之徒多以爲疑謝安石聞而善之曰此九

方臯之相馬也累其謝公云都無此二語裴自

爲此辭耳庾意甚不以爲好因陳東亭經酒壚

下賦讀畢都不下賞裁直云君乃復作裴氏學

於此語林遂廢今時有者皆是先寫無復謝語

劉云誰託致敗

續晉陽秋曰晉隆和中河東裴啓誤漢魏以來

近于今時言語應對之可稱者謂之語林時人

多好其事文遂流行后說太傅事不實而有

於謝坐叙其黃公酒壚司徒王珣爲之賦謝公

加以與王不平乃云君遂復作裴郎學自是衆

咸鄙其事矣安卿人有罷中宿縣詣安者安問

其歸資答曰嶺南凋弊唯有五萬蒲葦扇又以

非時爲帶貨安乃取其中者批之於是京師士

庶競慕而服焉價增數倍旬月無賣夫所好生

羽毛所惡成瘡瘡瘡謝相一言挫成美於千載及

其所與崇虛價於百金上之愛憎與奪可不慎哉

○王北中郎不爲林公所知乃著論沙門不得爲

高士論大略云高士必在於縱心調暢沙門雖

云俗外反更束於教非情性自得之謂也

○人問顧長康何以不作洛生詠答曰何至作老

婢聲洛下書生詠音重濁故云老婢聲

殷顗僧韶適庾恒並是謝鎮西謝氏譜曰尚長女孫僧要適庾餘次女

殷歆殷歆少而率悟庾每不推嘗俱詣謝公謝

公熟視殷曰阿巢故似鎮西巢殷顗小字也於是庾下

聲語曰定何似謝公續復云巢頰似鎮西庾復

云頰似足作健庾氏譜曰恒字敬則祖亮父餘恒仕至尚書僕射不

舊且韓康伯將肘無風骨韓康伯似肉鴨說林曰范啓云

符宏叛來歸國謝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有才

多好上人坐上無折之者適王子猷來太傅使

共語子猷直孰視良久回語太傅云亦復意不

異人宏大慚而退續晉陽秋曰宏符堅太子也堅為姚萇所殺宏將母妻來

投詔賜田宅桓玄以宏為將玄敗寇湘中伏誅

王中郎舉許玄度為吏部郎郗重熙曰相玉好

事不可使阿訥訥詢小字在坐頭

王興道謂謝望蔡霍霍如失鷹師永嘉記曰王和之字興道

郵邪人祖翼平南將軍父胡之司州刺史和之歷永嘉太守正員常侍望蔡謝琰小字也

桓南郡每見人不快輒責云君得哀家梨當復

不烝食不舊語秣陵有哀仲家梨甚美大如北人口消纒言愚人別味得好梨烝

此非世免用卷之十八

王云善惡之

食志

增補世說新語卷之十八

三六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八

